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七

昭宗下

唐紀

韓建奏詣王謀劫車駕幸河中請依舊制令歸十六宅勿與兵預政慮上不聽引兵圍行宮表疏連上上不得已從之又奏罷殿後四軍於是天子親軍盡矣未幾發兵圍十六宅殺十一王以謀反聞

昭宗初憤藩鎮欲剪平之而不能旌別姦貞嘗親受韓建迫脅矣乃自投于掌握既罷詣王兵又罷天子宿衛譬如百足之虫朝去其五夕去其十兀然只居雖欲有所可否又安得行其免於凍餒未至試移者特時未至耳易曰吉凶悔吝者生乎動也動一也不利者三舍河東之吉而從華州之凶目視十一子為人所屠悔將何及嗚呼悲夫御

得其道則昆蟲草木無扎瘥天關之患不然一身無所容於天地之間况妻子哉古之明君所以不敢不敬德不敢不教子不敢用小人不敢失六柄為易世之後末流之若此也唐室至是豈非祖宗貽謀有未臻歟

初李克用表劉仁恭為幽州節度使及上幸華州克用當兵於仁恭約共定關中仁恭不從囚其使者克用自將擊之遇伏而敗仁恭遣使謝克用克用復書曰公仗鉞控兵理民立法擢士則欲其報德選將則望彼酬恩已尚不然人何足信僕料猜防出於骨肉嫌忌生於屏帷持干將而不敢授人捧盟盤而無詞著誓

克用答仁恭有類杜弼移采其言皆驗何道能然亦直陳其理而已鄭畋草責高駢詔則有忿忿而肆其詈毀此所

以為辱歟克用前後表於君上交於邾敵語于僚佐其語大抵質實使昭宗善聽言亦可以得其為人而不失所從矣

右拾遺張道古上疏以為陛下即位已十年曾不知為君馭臣之道臣恐社稷終為賊臣所有上怒貶施州司戶仍下詔罪狀宣示諫官

張道古謂上不知為君馭臣之道昭宗宜召而問焉必有啟發聰明而進其獨智者采而用之或足以圖存而救亡苟無所陳猶當求賢博訪冀萬一之裨夫豈斥逐諫諍之時歟既斥逐之又以宣示諫官是禁使皆不得言譬如人手足不能舉履矣復塗塞其耳目則有死而已矣

車駕至長安欲藩鎮輯睦賜克用全忠詔和解之克用欲奉

詔全忠不從

賈復以小故怒寇恂光武兩解之以其事不足治而二人皆賢將又光武威明足以制之也及張延賞李晟交惡德宗雖和之而延賞終芥蒂則以二人所爭輕重有偏而德宗陰有左右也昭宗以褊迫仇佞之資當標去王室之日不分是非專事和解夫誰聽之全忠不聽小人常情也克用猶欲奉詔其心終君子惜乎昭宗失之也

克用之平王行瑜也李罕之求帥邠寧克用曰先已奏用蘇文建今復二三吾輩何以異於行瑜罕之退私於蓋寓寓為之言克用不應罕之甚鬱鬱及昭義帥薛志勤薨旬日無帥罕之引兵據之克用怒責之罕之遂降全忠

李克用以王行瑜邀君為戒耻效其心為是也而待李罕

之則不為無失邠寧既先奏除人澤少關守在後又斬而不與罕之已自取之此子方躡足陳平附耳漢高封韓信之時也幾會屢失坐喪境上由量不廣也蓋寓為克用謀主而不力言何也內權與克用作朝廷賜予鄰道賂遺與克用均以此佐人不見疑幸矣固難必其主之盡信已也王搏明達有度量時稱良相上與崔胤謀誅宦官搏恐其致亂言於上曰人君當務明大體宦官擅權孰不知之顧其勢未可猝除宜俟多難漸平以道消自胤不悅乃令全忠表搏罪惡貶崔胤司古未行賜死

昭宗在位已十有三載其人不可知已矣矣王搏為相累年未聞有所匡益獨此數語曾未足以救昭宗之急促消憂變之亟生已為崔胤所擠置之死地然則搏雖以明達

有量稱其亦暗於度君而冒於居位矣當是時也非貴戚
之卿與世受國恩者無潔身之義自餘去之可也故孔子
曰天下無道則隱富且貴焉耳也

全忠以王鎔與克用交通討之鎔懼請却全忠結昏而還成
德判官張澤言於鎔曰河東勅敵也今雖有朱氏之援譬如
火發於家安能俟遠水彼幽滄易定猶附河東不若說朱公
乘勝取之使河北諸鎮合而為一則可以制河東矣

張澤為王鎔謀若智而愚舍河東之近附宣武之遠一愚
也舍克用之忠功附全忠之姦賊二愚也鎮晉既通好勸
使反而復自棄信義三愚也說朱公兼取幽滄易定合河北
之勢則於成德何利焉四愚也澤之意特以朱強李弱為
向背耳以強弱為向背而不論義理亦守國之善計也

上自華州還忽忽不樂多縱酒喜怒不泊中尉劉季述等會
上獵心中夜醉歸手殺侍女數人乃詣中書曰主上所為如
是豈可理天下乃召百官屠伯等請太子監國狀季述伏將
士於門外以狀入白帝遂幽帝于少陽院矯詔令太子嗣位
昭宗歸自華州忽忽不樂多縱酒喜怒無常者憤為中外
所制而無如之何也雖然亦不善處困矣在易之困曰困
身困而有亨之道也九五剝削上下皆揜於陰為所傷害
天下不來困莫甚焉句有剛中之德致其誠意求在下之
賢必有應者故困厄于前而受福于後然則昭宗之困非
必不可拯也特德非剛中心無誠意下急焦焦昧徐說之
義是以終於困而已也當是時國家之勢如積薪在炎火
之上累卵在顛之下尚何心於馳騁田獵樂飲而醉

也左右宦官素為仇敵伺釁日夕乃以異怒促之能無少
陽之辱乎

進士李愚上韓建書曰公居近關重鎮坐視君父幽辱而志
勤王之舉僕所未諭也何不馳檄四方喻以逆順軍聲一振
元凶破膽矣建不能用而厚待之愚堅辭去

李愚自進士時已有遠見忠謀宜其終為世用也惜其所
告非所當告耳韓建與邠岐馮陵帝室有年其事暴著天
下所忿疾愚豈不知使其能忠則無裨兵犯闕消散禁衛
盡殺帝子之事而奇車駕駐華州也當有匡復翼亮之功
矣前日肆其凶虐今日豈能率義乎故孔子曰不可與言
而與之言失言李愚於是為不智矣

上反正崔胤陸扆上言禍亂皆由中官之兵乞令胤去左軍
扆主右軍諸侯不敢侵陵王室安矣上猶豫兩日召李繼昭
李繼昭晦李彥弼謀之皆曰未聞書生為軍主也上謂胤扆曰
將士意不屬文臣卿曹勿堅求

崔胤之言其心惟私其策則是冢宰位六卿之長於天下
事無所不統況兵權有國之司命而可不預知乎昭宗因
其請即以付之可也然不當分於左右使之通掌不可善
乎宰相獻言則猶豫不從而問之三武夫彼三武夫雖有
誅四大豎之功其太固北司之隸也夫豈足與謀乎亦豈
當與謀乎蓋昭宗天資儂淺怛中而不信入既與君子無
始終又與小人生疑阻一有變故則手足紛亂制命於他
人稍得閑暇則意氣踴躍慮事於分外使當承平猶不能
自免况危亂之日乎

全忠遣張存敬圍王珂於河中珂謂存敬曰吾於朱公有家
世事分請俟朱公至而降存敬以白全忠全忠馳赴之先哭
於重榮之墓甚哀河中人皆悅珂欲面縛全忠曰若郎君如
此使僕何以見舅於九泉乃以常禮出行握手歔歔既而潛
殺之

舍聖人無誠於善者矣勉而為之持久而不息亦可以入
於聖域也或作或輟則視其作輟之久近而分其君子小
人之效也俄而善俄而惡則惡不足以勝善善之消如雪
惡之炎如火其起小人莫可禦矣朱全忠是也古之人始
為盜賊終為忠善固多有之全忠雖逞肆一時盜據名位
迹其行事蓋終始一賊耳其盡喪於王重榮而禮接王珂
最其事之美者技淚未乾而珂已見私方諸曹孟德之哭

表紹而厚恤其家又遠不逮焉事之次者尚爾自餘何可
勝之也積此心術而望長人得乎

崔胤請盡誅宦官官屬耳頰聞之上乃令胤封疏以聞宦
官求美女知書者數人納之宮中調察盡得胤密謀上不之
覺也

人主如昭宗可謂孤立矣與宰相謀事而宦官屬耳使宰
相奏疏而內人屬目為天子子孫而孤立至此各由祖宗
也彼既往古不及知矣後來之人祖宗為其子孫長慮深
計者宜以為戒矣前有覆轍而後不以為戒者不讀史也
故姦人欲迷主者眩以性命道德之高談誘以二帝三王
之遐軌而不使之讀史曰漢唐以下何足道哉逮其末流
講詩則置國風講禮則置喪紀講書則置湯武之事

讀史在漢則讀文景宣帝光武明章而已在唐則讀貞觀
開元永徽永和中而已稍涉危亡可以警懼主心者則不進
也於是覆轍在前後車並轡而不得悟故博知往古者入
主之要務不可不學也

全忠聞韓建有勸天子幸鳳翔衣乃逼其城建躍騎迎謁全
忠責之對曰建目不知書凡表檄皆李巨川所爲全忠斬巨
川以建爲忠武節度使理陳州

韓建脅君父殺親王銷削宿衛罪孰大焉全忠勤王宜正
其名而討之則事業美矣逼而奪之易以他鎮聽其誑語
委罪幕僚全忠非不知也陽以詰責實喜其凌弱帝室雖
奪其地而復畀旌鉞彼太暉之虜固雄藩也建於焉終其
身無討伐之患然則全忠賊智著矣建之請幸及論諸

王掌兵與殿後四軍利害辭理粲然頗有修飾潤色之者
今乃知李巨川所爲巨川信可殺矣謀而使之聽而用之
者誰歟悖逆之人自古鮮有免於刑戮而建獨免小人之
幸非常理也

克用問幕府以聚衆克敵之略李襲吉曰富不在儲強不由
衆願大王崇德愛人去奢省役設險固境訓兵務農定亂選
武臣制禮選文吏誅賞由我下無威福近密多正人無譖謗
則富強矣

立事必有謀主觀其謀主則功業之高庠見矣李克用所
咨決者蓋寓而已李襲吉所說適因問而發盡用其言於
保河東何有蓋寓有失策者勸克用不朝是也當此時克
用請乘勢取鳳翔昭宗惑於貴近不從富宜入覲力陳

貞不誅必為後患之意不然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蕩平
岐華駐師郊畿釋戎服奉介圭以見天子此許攸勸本初
董昭勸孟德奉迎之時也晉以王業所興長安帝都所在
身輔朝政修明紀律以晉陽為私橐以長安為公家使蒲
陝連衝東寇不得西略非惟一室奠居李氏之霸基安矣
釋此不為而區區疲力於幽州爭地於慈隰遂使全忠先
手執敵朴以鞭笞所向如志晉陽岌岌幾不自保此豈初
謀不遠故歟

韋貽範以母喪罷朝許李茂貞求起復上許之命韓偓草制
偓上疏論不可上命罷草茂貞至中書怒曰姦邪朋黨死然
如舊

昭宗用韓偓言不起復貽範君臣纒心人而茂貞以朋黨

目之他日朱全忠惡趙崇斤為輕薄之魁又怒裴樞斤為
輕浮之黨然則朋黨云者真小人憎君子之名也與已同
則謂之忠信不與已同則謂之朋黨人君豈可輕聽此言
而妄加諸士大夫乎伊尹告太甲以滿心者為道孫志者
為非道其取舍乃如此此人君聽言之要術也
蘇檢數為韓偓經營入相偓怒曰公不能有所為今朝夕不
濟乃欲以此相汙耶

小人逐利雖錙銖圭撮有決性命而爭之者况一品之貴
萬鍾之富乎故雖蹈危垂亡之時其圖之益急大抵僥倖
一得謂後日之患未必相及以此自寬焉耳獨韓偓以宰
相為汙已不屑就焉他日寧以罪去在昭宗朝可謂賢矣

上欲相韓偓偓辭不薦趙崇崔胤怒使朱全忠見上請而逐之上與之泣別偓曰臣得遠貶及死不幸不忍見篡弒之辱主暗國危韓偓又於近密而不去何也昭宗多與之謀議君臣之分有所不忍宰相人臣所願欲雖國瀕於亡未有無相之日而偓終不肯拜廿八片逐其去雖晚志操可尚矣人誰不富貴免富貴於無道之時可也人誰不死免死於逆亂之手可也

楊行密將李神福擊杜洪洪求救於全忠全忠令荆南成汭武安馬殷武貞雷彥威出兵救洪汭畏全忠且欲侵江淮自廣發舟師十萬沿江東下李璣諫曰武陵長沙皆吾儕也豈得不為及顧之慮乎汭不聽行未至鄂州殷彥威乘虛襲陷江陵盡掠其人而去神福復大破汭於石山汭赴水死自是

荆鄂之間殆至無人

成汭為荊州辛勤牧養初至之日有民戶十七至是十有八年乃有實甲十萬人舟楫其盛苟能輯睦四鄰慎保疆場增修德政他人安得而窺之若畏朱全忠之命龜勉出師者宜使備禪助為聲勢可耳而乃輕用大衆自取亡滅迹其所以然狃於西伐歸峽之勝又貪地不雲慶也既勝且貪向者勵精為治撫集彫殘之智睠然皆蔽貪之為害如此不寧惟是史載汭末年兵戶及萬而出師十萬人則所存無幾矣重戰輕防豈知兵者耶

盛國節度使田頔因破馮弘鐸言楊行密求池歛不獲行密左右求賂於頔頔怒遂有叛志

田頔求屬池歛楊行密不與是也而不能察其下之求賂

于以見行密之政素不戢下非左右特施之於頽也然頽
已據一州又求廣地以寸功要賞又何惡於人之有求於
己不知自反遂取滅亡貪憤之災也故雄雉之詩刺軍
旅數起其斷章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伎不求何用不
臧衰亂之世人人逐鹿知德行者少矣高以戎揚行密漁
利頽稱其賢亦非庸武夫但不能窒欲懲忿而陷於求伎
之禍亦可為監哉

是時諸道多不上供惟山南東道節度使趙巨凝與其弟荆
南留後巨明委輸不絕

忠孝至行也有所利而為之外行雖美內心則惡惟無所
利而為之文或不具而情乃善矣于是時唐室垂滅藩鎮
奉上非有賞可冀有罰可懼而二趙勉輸貢是無所利
而為之者可不謂忠乎同時據境土足以供王而不供
者得不愧乎

崔胤假全忠兵力以誅宦官又全忠有篡奪之志胤懼乃謂
全忠曰長安密邇戎馬不可無備六軍十二衛但有空名請
召募以實之會全忠欲遷都洛密表胤等權亂國離間君臣
并其黨誅之

假手於人以濟吾事事已獲濟義當與之有終非大故不
可絕也不然當慎諸其始寧事之不濟不可假非其人為
末流之難處也崔昌遐是已宰相時來則為既去位又何
繫於心哉而忿憾奄豎必行之代之志當是時非仗全忠
兵力何以能勝而全忠非可交者也人見昌遐深結賞武
疑其有輸忠社稷之意胤非敢爾直惡奄豎疾我身耳不

然何用區區召補六軍十二衛為王室壯形勢哉是則
自謂能以全忠而不知其在全忠度內也故不擇交不慎
始終必傾虧崔胤之事亦可明矣故比之六三曰比之匪
人不亦傷乎悔吝凶厲不足以言之必至傷敗然後已
全忠逼上遷都華州謂侍臣曰鄙語云紇于山頭凍殺雀
何不飛去生處樂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因泣下霑衿左
右莫能仰視

堯舜以天下為公選賢而付故亂不生三王與予子不能
皆賢也於是亂之為非與予之法使然由與予之人不善
處也雖然祖宗遺以成憲又敷求賢哲眾建諸侯以夾輔
之雖時有小亂旋復興復自非天無道如桀紂雖不亡可
也三代而後有天下者趨一切之功以智力持之且有仁

義之訓君子之助友邦之賴子孫智淺力劣則多矣多力
者謀奪取之莫之能較則不可如何之勢至矣孔子曰不
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是故傳賢之道不至
於不可如何窮則變則通通則久傳子之道其終至於
不可如何桀有南巢之放紂有黃鉞之誅赧有頓首請罪
之辱孺子嬰之幽于夾壁也山陽公之拘于許昌也曹髦
之墮于車中也懷愍之步出銅駝也司馬德文之欣然書
詔也劉準之泣而彈指也魏了攸之鞭馬絕糧也皇泰王
之布席焚香也唐昭宗之自比凍雀也朱友貞之哭對敬
翔也唐莊宗之置酒石橋也皆居不可如何之勢也然則
天歟人歟曰以天言之歷數有歸以人言之惟德是輔為
天下國家而荒于酒惑于色冒于貨賄淫于田獸侈于土

木馮于遊宴躋于兵革惑于左道是之謂不修德不知修德必疎君子必近小人於是亂而危危而亡不可如何之勢成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是以古聖人立教不言天命惟曰敬德不敬厥德則早墜厥命周公以此戒成王成王將崩出誓言曰在後之愴敬迺天威其命羣公曰敬保元子濟于艱難其不忘周公之訓而克踐如此是故敬之一字道之樞治之原也人君誠能講學明善修己以敬百世其國可也

帝謂蔣玄暉曰德王朕愛子全忠何故堅欲殺之玄暉以告全忠全忠方西討恐變生於中欲立幼君易謀禪代乃遣使振玄暉朱友恭氏叔琮圖之

南人有言人而無常不可以作巫醫孔子曰善夫不常德或承之羞不必占筮蓋必至之理也故易曰不恒其德無所容也昭宗年已長矣險阻艱難備嘗之矣而躁動輕決之態曾不少懲困於心衡於慮而不作徵於色發於聲而不喻所以至於極亂必亡由主心不可為也當是時我躬不閱皇恤我後而與全忠爭德王之死所謂一朝之忿小人之情非惟全忠不逮曹操昭宗劣於山陽公亦遠矣玄暉選龍武牙官史太等百人夜叩宮門帝方醉遽起走史太追而弑之玄暉矯詔立輝王祚為太子即位全忠聞變陽驚號哭自投于地曰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於萬代至東都伏梓宮慟哭流涕奏誅友恭叔琮二人友恭臨刑大呼曰賣我以塞天下之謗如鬼神何行事如此望有後乎

亂臣賊子自主莽而後姦猾變詐日以滋甚大抵欲盡其

迹而已然史冊書之至詳其方寸之微亦莫得掩美可蓋也或曰後世固傳之矣彼以蓋當時耳不曰史固出於當時之人乎而亂臣賊子必為掩蓋之文予以見良心不亡特為利欲所蔽也全忠急於篡代挾帝自近使蔣玄暉三人圖之日夕以冀凡白令我受惡名知弒君之為惡是良心也汲汲圖之為利欲所蔽也不能自克其蔽益甚則為全忠之流此孟子所以深陳舜跖之辨在一間而已可不慎哉為全忠計者既下韓建服李茂貞經理長安改紀朝政率天下方鎮以恭順之道唐若未二吾困事之若天命改授亦不容釋矣如是雖未能遠過魏晉而免夫篡弒之惡誅討之罪豈不善乎史大手刁昭宗猶成濟鄧彥榮也致之大戮亦足少謝天下而全忠止殺朱氏二人其意自免乎

昭宣帝

唐紀

夏四月庚子彗星出西北五月乙丑長音天占者言君臣俱災宜誅殺以應之柳璨因是疏當時名士素所不快者獨孤損等三十人盡殺之

討罪人以存義雖多無傷殺無罪以便私一夫不可柳璨假天象以除素所不快者一言而陷三十餘人餘怒所及猶不啻十數自以為計之得也曾未旬已罹其禍故曰人必自殺然後人殺之其事好還不可誣也唐亡五代繼之干戈日尋以人為嬉以殺為儂垂五十年然後定竟天之豈殆為是哉而占者謂君臣俱災致小人肆其凶殺夫

豈天意故柳璨殞身於前全忠覆宗於後纔瞬息之頃天
事常象可不畏哉

初禮部員外郎司空圖棄官隱居累徵不起柳璨以詔書徵
之圖懼詣洛陽入見陽為衰野墜笏失儀璨乃下詔以為傲
代釣名可放還山

唐末進退不汙者惟司空圖一人其猶在韓偓之右乎柳
璨徵之即至以鄙野自置遂得潔身前史乃謂圖懼璨而
來則誤矣審有懼心必過勉就列安能為墜笏失儀之狀
迹近而意遠情踈而罪微此蔡邕伍瑀周勃之所難也詳
味其事想見其人嗚呼可謂賢矣哉圖有詩行於世詩未
必工也世之愛之則以其賢也若夫失節犯義不齒于士
君子之列則雖吟咏比興上揖屈宋下友甫白何足稱而

揚之哉

全忠急於篡位使蔣玄暉等謀之玄暉與柳璨等議以魏晉
以來皆先封大國加九錫殊禮然後受禪當次第行之乃先
除諸道元帥以示方濟全忠大怒玄暉懼自至壽春具言其
狀全忠曰汝曹巧述閑事以沮我借使我不受九錫豈不
天子耶玄暉曰非敢背德但以人心未服不可不曲盡義理
欲為王創萬代之業耳全忠叱曰如果反矣玄暉惶遽辭歸
與璨議行九錫

蔣玄暉等惑於傳禪之名故欲先封大國次行殊禮若全
忠意者取傳國寶即日受禪可也是亦不識名實者也此
以禮孫而去彼以禮辭而受去者非有所迫懼受者非有
所攘奪是之謂傳禪若堯舜禹是也三代而下莫非兵取

烏有傳禫者哉曹孟德最爲雍容不遠者凡五六年間以
次而升終不及取以逮其子然考其事可謂禫歟正使全
忠今年進王爵明年受九錫二明年唐帝遜于位豈能蓋
其劫脅篡盜之情而玄暉乃曰人心未服不可不曲盡義
理是以封國殊禮爲義理之盡而服人心小人自以爲中
庸而無忌憚何世而不然也或曰均於攘奪玄暉失之緩
則當如全忠之亟歎曰跣之徒以分均爲仁出後爲義爲
盜一也全忠其臚傳東方者歟玄暉柳璨其誦詩別頰者
歟是故取之而足則湯克夏即日放桀武勝毅即日殺受
無疑情無留事也取之而非則如魏晉五朝隋唐五代皆
先竊其柄繼弑其君乃篡其國故雖彌文委曲品節似之
亦何異羊質而虎皮後狙而周服此道之所不載也唐有

天下歷二十君爲子所逼奪者三焉爲婦所乘者三焉爲
賊所逐者五焉爲妻所弑者一焉爲官官所立者九焉爲
所弑者三焉爲所廢者一焉爲方士所敗者七焉爲強且
所殺者二焉不爲小人所惑者僅得二二而無全德者矣
其治効則亦亞於兩漢而賢君如是其鮮何也得之以兵
力守之以智術知仁義爲美慕而行其淺者則文皇耳若
夫躬履聖人之道希跡先王之治雖文皇亦未足與議也
故雖至於斗米數錢外戶不閉四夷賓服號稱太平傳祚
二十享年三百而國家之禍乃最盛於前代焉古之稱有
天下之盛者曰商之孫子其彫不億曰文王孫子本支百
世今唐子孫受禍者多矣武氏殺之祿山殺之朱泚殺之
韓建殺之朱温殺之其敢於蹈躡豈無所自哉文皇弑兄

殺弟滅其十子非爲天下除害也一身之計耳計一身而推刃同氣使無胤嗣此念酷烈天地鬼神其肯舍諸他日宗支五罹戕毒出乎爾者反之爾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乃天理之必然也是故古之王者必修身以齊家然後治國平天下身之不修顧欲以威勢機詐會制百千萬人使必我之服而不敢動其可哉文皇誠以堯舜文王爲師則其道必始於父子夫婦兄弟之間不至於慚德愧行之多而其治必臻於教化之行風俗之美而無家法陵遲爲人魚肉之患矣故嘗試論之帝王之德與其治猶之玉也祖甲武丁成王宣王瑕瑜不相掩者也兩漢而下直珉耳又其下焉山石瓦礫耳是故生而知之者不可得而見矣得見反之者斯可矣居乎夫位可無天德哉欲成天德

可不由聖學哉聖學不明於天下豈非有天下國家者之大病哉

太祖

後梁紀

帝與宗戚飲博酒酣朱全昱忽以投瓊擊益中迸散詈帝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從黃巢爲盜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使富貴極矣奈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自稱帝王行當族滅奚以博爲帝不懌而罷

穿窬之盜必以夜行正晝亦極必以貌詭積而至於竊國其矯飾蔽覆抑又甚焉所以然者畏人故也人而盜竊四心盡亡猶知畏人則有不可亡者心不可亡而淪胥以敗皆由不能充其類而已朱溫爲盜二十年卒竊唐室全昱初無諫止與其利也及見溫被袞冕稱皇帝則惕然驚駭

發於言色此所謂不亡之良心不期然而然者朱溫平生本末於是數語而盡矣然則全昱宜何處將受其富貴而滅族乎將辭其富貴以全家乎誠審度大小脩短之數無寧堅守所志歸耕礪山自附於武攸暨之義則溫之族固滅而朱之宗必全矣見其不可而不勝其利欲蓄疑行險既居王爵又封二子於是舉家爲賊而參夷之罪勢必相及雖歸礪山安能免乎此可爲有識無斷詎罟獲陷奔而莫之避者之戒也

蜀王約晉王各帝一方俟平朱溫乃與復唐室退居藩服晉王不許曰誓於此生靡敢失節唐末盡誅官官詔至河東晉王匿監軍張承業斬罪人以應詔至是復以爲監軍待之加厚承業亦爲之竭力

唐旣云矣克用猶守臣節誓終其身然則昭宗疑之而信全忠信非所信疑非所疑故劉向之言黜而王莽作蕭益之言奔而侯景來李克用之忠不見察而唐室鼎遷矣雖然王之與帝皆有天下之名以王爲爵自漢失之苟稽其實亦豈可居乎此非克用之所喻也而安於爵列不敢重僭其賢於當時方伯遠矣且克用守臣節故承業爲晉盡力以報恩存勗僭帝號故承業爲唐效死以明志奄豎尚能爾士大夫宜如何哉

唐帝之禪位也令禮部尚書蘇循齎百官牋詣大梁帝即位循以有功日望爲相帝薄其爲人敬翔亦惡之言於上曰循唐之鷓臬不可立惟新之朝詔勒令致仕

人莫難於自見蘇循求相於梁與梁之篡國於唐何異朱

溫薄之薄其無節也敬翔鄙之鄙其無耻也循則誠然矣
移責循之心以觀已將何所處會已鴟梟而謂人鴟梟循
肯服耶若循者特不能死於虜其奉牋進策非出已謀其
罪比之溫翔猶曰薄乎云耳

盧龍節度使劉仁恭以幽州城不固居于大安山其子守光
通其愛妾仁恭杖而斥之守光遂據幽州因其父自稱留後
遣使請命以爲節度使同平章事

賊之相比非固爲黨與自其所見之同也劉守光囚父而
奪位曾無畏懼又請命于梁則以朱溫戮君篡國必容已
也溫既從其欲仍升之爲宰相夫以狡黠之次豈不知瀆
亂三綱之大不利乎蓋所見然且曹操司馬懿皆次賊之
靡及既得之亦必假託仁義以善其後然子孫猶不得免
焉若朱溫者以盜瀆盜故不旋踵而及其身矣

初帝在藩鎮用法嚴士卒多亡乃文其面

伊尹曰臣下不斥其刑墨凡氏曰鑿其額以墨涅之呂刑
曰苗民淫爲劓耶豕黥孔氏曰黥面也然則涅其額者乃
五刑之正而黥其面者乃五虐之法也類受墨涅若膏疾
然雖刑而不害以字文面則棄人矣是法也始於有苗至
劉仁恭朱全忠加其甚藉民爲兵無罪而黥之使終身不能
去以自別於平人非至不仁也若莫忍爲也或曰有罪而文
之可乎曰昔人肉刑之議以爲斷不可續死不可生推類
而言則墨不可沒矣爲國者有刑有赦以罪而黥以赦而
釋而黥文固在何以赦爲然則斯道也其可以爲故常而
無改易耶

晉兵寇洛州

司馬氏自以謂正閔之際非所敢知然蜀魏分據則書諸葛亮入寇是以魏為正矣梁寧平父子而書晉兵寇洛州是以梁為正矣孟子曰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先主武侯縱不為興復漢室其人品高賢固自冠冕三國乃以曹氏壓之若河東雖出蕃夷然忠功義烈蓋唐末第一流而又顯然片為梁寇地雖數倍德則不倫是以成敗論事而不要義理之實豈所以訓哉然則如何以兩下相殺書梁

晉之事以北伐魏也紀蜀兵之出然後當於人心矣晉王克用卒其子存勗立克用多養壯士為子寵遇如真晉年長握兵心不服人情多向克用之弟克寧假子存勗說克寧執存勗附于梁事此存勗執克寧存勗流涕誅之存勗小

字亞子

莒人以外孫為郈後春申以其妹與李園呂不韋以待妾與秦太子皆欲奪人之國而覆其宗然陰計密行不使主人覺也至漢唐乃好賜人以姓與夷狄叛逆之人顯通譜牒其昧於別生分類甚矣末流乃有以異姓為假子寵遇猶親出者小則至將相大則至帝王其與奪人養子何以異耶人事如此則陰陽之氣從而謬亂天地之位從而倒置其為將相帝王者或出於盜賊或出於蠻貊或出於俘虜或出於童僕雖不旋踵殄滅然亦搶攘馳騫乎一時使人綱人紀因以大壞夫豈可謂歸之天數耶立國立家者固將世傳而不失而取異姓為子是曾不為身後之慮蓋亦愚矣李克用百戰辛苦克有土卒若非李存勗謀也則

沙陀宗國特未可知由是知春秋書晉滅郟垂訓之義遠矣以此防民不特宋武保字螟蛉自底亡滅而徐温郭威又循其軌不知戒也若夫舍己之于以與它人取妻私子立為胤嗣者民斯為下又奚責焉

梁兵之圍潞州也李嗣昭閉城拒守克用遣周德威救之梁將李惠安於城外更築重城內以防奔突外以拒援兵謂之夾寨克用臨終謂存勗曰嗣昭困於重圍俟苑畢汝與德威速救之且曰潞圍不解吾死不瞑目克用既薨潞圍益急存勗與諸將謀曰上黨河東之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朱温所憚獨亢王耳若簡精兵出共不意破之必矣遂起兵直抵夾寨分道攻之梁兵大潰

昔衛宣未葬而衛朔即戎鄭襄卒未踰年而悼公位許於法宜書子而春秋以爵書謂其以吉服從金革也宋栢未葬茲父出會得不書爵宜若無失而以子書謂其以墨衰與會盟也晉襄禦秦師敗諸峭為人所侵伐不得已而應焉亦可免責矣秦狄賤而稱人以狄待之何也甫逼葬期志親背惠墨衰經而從戎非子道乃狄道也魯昭公喪其母齊歸不改月而大蒐春秋直書其事蓋所以三年之感而不廢一日之蒐君不懷親臣不思君軍政之本亡矣何以蒐為惟有門庭之寇存亡休焉然後從權制而無避有二事而可為此費誓所以得列於典謨命誥之後也若存勗存勗夾寨之戰君子深有取之與是類耳梁攻潞州圍之置夾寨以防奔突渴救援距晉陽不百里晉王克用薨潞州朝夕破可謂危急之勢矣使存勗於是焉執哀戚之常

情忽國家之大計上黨淪陷則晉陽不存又豈所以爲孝
是以審緩急量輕重出奇制勝以走梁師然後河東霸基
危而復安幹父用裕其責無以君子不譏其以喪服從戎
而美其合伯禽之事垂訓大矣哉

張顛惡嚴可求夜遣次刺之可求知不免請爲書辭府主盜
執刀臨之可求操筆無懼色盜能辨字見其詞旨忠壯曰公
長者吾不忍殺

死者人所必不免而人不能處者有二蔽焉一曰惑二曰
懼三曰貪惑者不明懼者不決貪者不舍故佛氏以了死
生爲一大事兀兀皇皇求所謂悟徹無礙而嚴可求非有
朝聞夕死之道者也乃能處之恬然三蔽不作由是觀之
爲死而學者皆蔽蒙之民耳

徐溫不知書使人讀獄訟之詞而決之皆中情理謂嚴可求
曰吾輩當力行善政使人解衣而寢耳乃立法度禁強暴政
舉大綱軍民安之

徐溫不知書而所見若出於書者子路所謂有民人社稷
何必讀書然後爲學者也無寇戎之爭人乃得解衣而寢
甘食而居溫之意有見於此此特一端耳唐王之監諺始
皇之偶語漢武之蠱祝相靈之黨鉅高洋之慘烈武后之
羅織當是時斯人嗷嗷如在劫火莫不有知我如此不如
無生之嘆瞻彼四方蹙蹙靡騁之憂然後知徐溫所言有
類仁人君子愛人利物之心其賢於學古入官而以政殺
人者相去什百矣

帝之未即位也遣朱友寧攻王師範友寧戰死師範繼降帝

待以客禮及即位以為右金吾上將軍友寧妻泣曰陛下化家為國宗族皆蒙榮寵妾夫獨死於師範今仇敵猶在妾誠痛之帝曰朕幾忘此賊遂族之死者二百人

朱全忠以詐計凶威擊伐中原雖篡奪如志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掃滅無餘矣蓋晉據史氏所載自溫去黃巢歸朝廷以至僭帝其親行及命將所屠殺者無慮六七十萬人以道言之行一不義殺一不幸而得天下不為高矣遠矣雖漢唐猶不可責以此也以理言之積善必有餘慶積不善必有餘殃仕兵若不祥之器其事好還出乎爾者反乎爾自衰亂之時篡弒之賊未有善終者也全忠淫於子婦聽其譖慙失信降將一日而族二百人則其爭地爭城慘毒所注從可知矣人之與人類也其道交相養能

兼養天下然後可以為人主而殘之如此其異於自殘也幾希故曰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淮南將鍾泰章有功賞薄而未嘗言後逾年因醉與諸將忿爭而及之或告都指揮使徐溫請誅之溫曰是吾過也擢為

滁州刺史

徐溫相人國鍾泰章為人將各得其道矣有功賞薄而不言泰章無市井之心志功賞薄而知過徐溫無自賢之行雖然較之溫賢於泰章何也泰章臨默於先而虧失於後溫忽遺於始而悔改於終此其所以異也

劉守文攻幽州劉守光求救於晉晉王遣兵助之守文兵敗乃退

朱溫助守光以子囚其父悖天理甚矣然溫弒君篡國之人也又何責焉劉守文攻幽州則討其囚父奪位之罪也晉王兵以義動當拒守光所討助守文伐之一舉而父子兄弟之道皆得今乃救援守光抑挫守文人之稱斯師也謂之何哉其異於朱溫所為幾希矣

劉知俊功名浸盛以帝猜忌內不自安會帝徵之知俊懼遂奔岐

古者列國大夫有去國出奔之禮然必擇所從苟去一邦之一邦徒欲偷安目前而其君不足以主已終亦必亡而已矣嘗是時與朱梁為水火者晉也岐蜀豈其疾哉况晉君方明兵練國治違梁而他適孰如河東智不及此乃託國於岐又不足恃而殺身於蜀然則曷若初不叛逆之愈

哉

鄴王羅紹威病乞骸骨帝謂使者口歸語而王如有不謹當世世貴爾子孫

聖賢之君兢畏天命常有馭六馬涉淵冰之懼故曰慎一日曰不其延乃能享國長世光武曰豈敢望千年乎朱溫盜有神靈據中土正不敢自保之時驕誇侈大以世世貴爾子孫許羅紹威可謂貪無紀極者矣此與始皇累數其世至於無窮一同愚見故凡人主與臣子以富貴非人主能制富貴之命也係其人之當得與否而已人身中天地而壽考非人身能制壽考一數也係其稟之有脩與短而已慎惜祿秩必施之君子愛養氣體不立乎巖墻所謂脩道之教也若曰我能富汝貴汝賤汝是猶曰我能

使壽者夭夭者壽然則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之說豈妄耶
岐邠涇約晉兵合攻定難帥李仁福晉遣周德威會之仁福
嬰城固守會援兵至遂解去

晉王勇次固失之輕周德威老練善謀者也定難之行何
其不審耶晉之所圖莫重於梁次則幽州也李仁福動靜
在岐邠涇三鎮則有利害豈能為河東病晉王徇三鎮之
請為之遠師德威又不諫止豈欲收三鎮心不得不然耶
不然遣上將出精甲討伐無功遇敵而退使每如是則持
國之道踈矣

梁兵然於栢鄉晉軍營於野河之北周德威言於晉王曰賊
勢盛宜按兵以待其衰王不悅德威謂張承業曰今去賊一
水不若還軍高邑誘賊離營則可破矣承業以告王曰予方

思之遂退保高邑

晉王雖善將兵而不善將將欲功自己出而短於用人高
邑之役苟非張承業有以起其意周德威必死於敵則晉
師豈不殆哉存昂資性如此莫之能改他日胡柳波竟違
德威之謀遂失良將大喪士卒故君子有言心不外乃能
統大衆智不鑿乃能處大事晉王鑿智自私而心不度此
功名所以不遂歟

燕王守光欲稱帝先諷鎮定尊己為尚父晉王怒欲伐之諸
將曰是惡極矣行當族滅不若陽為推尊而稔之乃與諸鎮
推守光為尚書令尚父守光益驕遂即帝位國號大燕晉王
聞之大笑張承業請遣使致賀以驕之

晉諸將請尊劉守光以稔其惡張承業請賀其稱帝以驕

其心自詐謀而論則用兵之善自義而論則不若晉王欲
伐之之爲正石勒有言大丈夫行事當礪礪落落如日月
而其取王浚則用張賓策果窮諂禮其爲狐媚大矣晉人
之謀蓋此類也晉王仗義興師雖曰近正然必命上將動
大衆而後可獨無河南之慮于昔湯嘗事葛天教之以禮
導之以善一不從毋不從而終不悛也然後伐之方守光
圖爲僭竊卒日王宜遣使爲言人倫不可悖天命不可下囚
父殺兄而僭居大號天下其孰容之守光長惡迷復於是
焉致討必卽涉燕地而變生肘腋矣以此舉措豈不賢於
承業諸人之計乎

帝以夾寨柏鄉屢失利力疾北巡思雪其耻意多躁忿功臣
宿將往往以小過被誅衆心益懼

朱全忠雖無道若用兵則雖李克用猶不得志其詐力信
可雄長一時矣及晚節末路以堂堂之陣困於晉之偏校
或爲門謀所走或爲芻牧所擊平日狡桀略不復施何也
全忠本羣盜也豈嘗有天下之志一日據非所據意滿氣
得豐殖乎貨財沈溺乎子女精銳之鋒勢自銷粟皎厲之
智浸成昏暗不得不然也西京之高文景武東漢之光明
章安蜀之玄德宋之劉裕庶乎免此患者必也儆戒如舜
憂勤如禹慄慄如湯祇懼如武寅畏如太戊不敢荒寧如
高宗不敢盤遊如西伯不敢昏逾如成王然後有始有卒
既善其生又善其死可爲帝王之法也

帝至武陟段明遠供饋豐備帝追思去歲李思安供饋之闕
貶柳州司戶告詞曰觀明遠之忠勤見思安之悖慢尋流崖

州賜死

漢武嘗殺長吏之不辦者矣隋煬嘗以進食之豐儉為黜陟矣唐明嘗以百牙盤推賞今朱溫亦以供饋進退刺史矣是數者其同情乎曰不同武帝英雄人也小體之養不存于心彼不辦而被誅者乃在帝巡遊無度不戒而視成耳隋煬則破家子肆意壞亂惟恐不及者也明皇則宴安太平侈心縱欲以示富貴者也若朱溫好行凶德毀信廢忠以亂天常既兼驪共崇伯之惡貪于飲食侵欲崇侈不可盈厭又專經雲饕餮之醜古且巨盜耳苟不換其情而姑論其事將與漢武同得失之辨奚可哉

帝度河攻晉脩縣史建塘等引兵道而出遇梁之樵芻者數人斷臂縱去曰晉軍大至矣帝大駭燒營而遁脩之耕者皆荷鋤奮挺逐之

天下之情悅則合合則固不悅者反是在易地上有水為比地中有水為師夫地水相濟莫符而間之者法此以建國國有不附法此以容民民有不寧平其在萃曰順以悅故聚也其在兌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是以古先聖王未有強拂百姓之事故其取之也易而得之也安舜征有苗啓征有扈湯征十一國以伐夏周致八百國以伐商敵境之人曰受為後我望其拯已於水火之中若大旱之望雨也蓋簞食壺漿以迎之唐末三代惟以堅甲利兵壯士健馬力爭鹿戰勝者為雄民無定主所見者培克誅夷俘馘塗炭而已矣望其生愛戴之心如赤子之於父母豈可得也朱溫身衣赭袍名稱皇帝一日而

為村民奮鋌荷鋤以逐之苟其行事十有三三粗合乎義
理亦不至是然則天下之人情可見矣以智力把持之極
其效如此無亦勉勉於王者事耶

友珪引兵入至寢殿帝驚問友珪曰非他人也帝曰汝悖逆
如此天地豈容汝乎友珪僕夫馮廷諤以劍犯帝帝旋柱而
走者三遂刺帝腹刃出於背

唐昭宗雖儼急無常而惡不及民朱溫強劫而促殺之天
道好還以召友珪之刃聞變起走繞柱三匝此昭宗窘迫
之狀也而溫亦然諺有主之者罪神之格思不可度思謂
無主之者耶則福善禍淫不可誣也是故魯相劉劭揚廣
安祿山史思明朱全忠之徒苟得幸免無反爾之報是無
天理矣全忠聚麀不戢衛宣蔡固之禍已不足以免身又

况兼弑逆之罪而暴其民甚乎其言友珪曰汝悖逆如此
天地豈容汝亦猶柳璨自責為誤國賊嗚呼不至是不足
以要亂臣賊子之終至於是矣則亂臣賊子亦宜以為戒
矣或者乃謂全忠不仁而得天下孟子之言無徵不亦異
乎

均王

後梁紀

友貞起兵誅友珪即位於大梁去友珪鳳曆年號復稱乾元

三年

按朱溫行事既不救其身亦安能延其祚然山陵祔廟十
有一年而後亡均王享國之一幾倍乃父是何也全忠弑
奪而友貞討賊故也友貞寵私豈棄勳舊自取顛隳獨能
討父之賊子道無負遂荷天祿向若求賢任才明其政刑

李亞子亦安得而取之以是知弒君奪國之罪天所不赦
報仇雪耻之事理必當為任非其人雖溫恭儉約不為荒
淫亦無救於滅亡之禍天道六人可謂明矣

蜀潘炕屢請立太子蜀主以宗輅類已宗傑才敏欲擇一立
之宗衍最幼母徐氏有寵功臣皆希言宗衍相最貴蜀主
不得已立之太子受冊畢炕稱疾請老不許涕泣固請許之
王建乘中原多故據有一方按其行事策略固非岐汴所
能下者至於立嗣大謀乃牽於女子之愛小人之計不得
已而行所疑嗚呼此漢高祖唐太宗猶難之於建奚責焉
潘炕屢請立太子忠國之慮也太子已立而炕請老一者
避微福之嫌歟二者有不可於心歟使所立得人嫌亦何
避殆必見宗衍不克負荷之端故辭榮而去畏與共禍也

然則不直諫何也曰徐妃寵宗衍愛將相大臣希意迎合
炕不居史丹之地無羽翼之責亦安得伏青蒲而參鴻鶴
哉

天雄軍校張彥反求援于晉晉王引大軍東下數張彥而誅
之軍中大服

晉王未入汴之前注措有失者不過數事云於破夾寨之
功斬張彥之舉尤為奇偉其天資亦英矣不賞私勞自古
明君猶或難之魏為晉梗使汴強晉弱此晉王父子宿昔
所憾一旦張彥舉魏博歸河東然後晉師渡河之勢成而
汴人惕息奔命之不暇其有功大矣晉王責以大義戮其
首而撫其餘雖救孫昭子之殺堅牛漢高祖之戮丁公不
是過也使其知學聞道輔成其所質豈不能混一字為

主耶

康主友敬目重瞳子自謂當為天子遂謀作亂事覺伏誅帝由是疎忌宗室

古有一人行是事而致禍敗後猶當鑒况覆轍相尋者乎如友敬之以重瞳而作亂友之疑兄弟而亡宗是也使重瞳必貴則項籍不滅故知舜之為舜非必以重瞳子也此可以為恃相貌圖非分者之戒若夫猜忌同氣其已然之效抑又章章使友貞略嘗知之必不因噎而廢食此皆末世恃負威詐謂可久存而以書史為不足信之過也於友貞奚責焉前事之不忘乃後事之師耳故曰三人求多聞學于古訓乃有獲

帝襲晉陽城幾陷者數四故將安金全得數百人夜出擊梁軍梁軍引却會援兵至合擊大敗之晉王以策非已出不復行賞

以緩急大小而論安金全之保晉陽猶在周德威救上黨之右晉王不念宗國幾亡而復存顧以策非已出不復行賞他日置酒石橋有諸君獨無一策相救之言禍蓋始諸此矣莫重於宗國不以人能存之為功莫重於受命之壇不以人勸存之為是雖英才雄略驅駕一時而夷狄輕軼不耻敗亡之性終在而莫能以其不克有終也宜哉

晉王性孝雖經營河北而還晉陽省曹夫人者歲再三焉孝者人君之盛德也晉王孝矣而終於危亡何也晉王之孝亦定省末節耳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出必告反必面請所欲養口體市井之人或能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

其下能養晉王以優伶自爲坐此失天下辱孰大焉至於
犬馬皆能有養定省何足言也

初韓延徽爲契丹謀主復奔晉陽晉王欲置之幕府掌書記
王絨疾之延徽復詣契丹契丹主大喜及稱帝以爲相

契丹沙陀無以異者然晉王以受唐恩功義著見所謂夷
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當是時中國人才不仕則已仕而
舍晉無足適矣韓延徽幸已出於幽谷集于喬木當其見
讒者無亦晦而待察乃甘從契丹是故急於用而不慎所
歸才士之通患也於張礪亦云

張承業勸課農桑畜積金穀行法不寬貴戚王或須錢捕博
承業斫之王不悅承業曰惜此庫錢政以受先王顧託誓爲
國家誅汴賊不然王自取之不過財盡人散耳曹太夫人聞

之召王王謝曰吾必得罪於太夫人公爲吾痛飲以分其過
承業竟不肯飲未幾承制授承業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
軍燕國公承業固辭稱唐官終其身

張承業之志行雖縉紳士大夫有遠不能及者可以爲內
侍之師法矣效職一也竭忠二也奉公三也有守四也盡
義五也爲晉養民畜財軍不乏興職也受古克用顧託不敢
違負忠也行法不寬貴戚不以官物爲私禮公也晉王屬
以酒欲使分過終不承命守止居唐官終其身義也食人
之祿者愧之多矣使中常侍率此道烏有齋宮之刺故郡
之徙投河之窘千百輩盡誅之酷哉

吳徐知誥爲淮南帥以宋齊丘爲謀王先是吳有丁口錢又
計畝輸錢民甚病之齊丘以爲錢非耕桑所得使民輸錢是

教之棄本逐末也請蠲人口錢自餘稅悉輸穀帛絀絹匹直千錢者稅三十知誥從之由是曠土盡闢國以富強錢非耕桑所得而使農民輸錢政之苛虐莫此爲甚於是二月賣新絲五月集新穀之誦善爲國者必貴粟帛而賤貨寶其所貴者謂之新本其所賤者謂之抑末觀所徇孰重孰急則民之貧富判矣然而雖盛明之世不能使農民免輸錢之患是何也用錢之路廣也是故自古爲國者有共病取士以文詞用人以資格刺正人以爲兵於平人以侷利任子無數按田無限免庶人在官之役而胥吏得世其業使農民出錢以充租稅又從而重估覆折至于數倍此皆百姓之苦者也必欲補蘇元元其惟貞觀租庸調之法爲可行乎

晉王好引輕騎挑戰或諫之王笑曰非百戰何以定天下乎李存勗不自宴安是也而謂非百戰無由定天下則非也天下惡乎定定于有德尚智好武攻戰之事非定天下之道也漢高光唐太宗固以兵取方其用兵于外未有不假仁勉義使百姓見德者故得之易而居之久戰勝攻取隨即失之秦是也晉王不知監焉成難壞易亦可監哉

晉軍至胡柳陂梁兵亦至周德威曰賊未有所舍我營柵已固王宜勿戰德威請以騎兵搗之乘其疲乏可一舉滅也王不從引兵先出德威從之晉軍敗德威父子皆死已而晉軍復振大破梁軍晉王還營哭德威曰是吾罪也李嗣源見晉軍敗遂北渡河至是復來王曰公以吾爲死耶待之稍薄

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當是時周德威請按兵

勿戰自以輕騎擾之使其營壘未立樵爨未具日莫疲乏
然後可擊謀之既臧矣晉王不能少忍冒險徼利遂失良
將大喪其師又於李嗣源生猜忌之心一舉蹉跌而河東
之勢幾不自立故仲由問孔子行三軍當誰取孔子曰暴
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
者也孔子所與德威有之其所不取存身犯焉聖人之訓
不可違如此昔光武伐尤來兵敗軍中意王歿矣皆怵怛
不安吳漢曰王有兄子在何憂蕭王不以是訝吳漢者誠
以喪敗之際多不相知有如下測寧能禁人之他議晉王
於是不能容一嗣源淺量褊局固非席卷天下包舉宇內
者也

吳越攻吳常州徐溫拒之吳越兵大敗徐知誥溫子也請棄

勝東龔蘇州溫曰天下離亂久矣民困已甚今戰勝以懼之
戢兵以懷之使兩地之民各安其業豈不樂哉

五代之間出休兵息民之言者惟徐溫而已溫非怠於攻
取假休息之美名也攻非所當攻取非所當取而勞民費
財至或驅所愛子弟以殉之則不如其已之是也若
夫失祖宗世守之地有父兄沒齒之仇而曰吾欲休兵息
民此孔子所謂似之而非者也春秋善解紛嘉釋怨謂不
義之兵收求之舉耳至於攘夷狄雪讎耻義所當為則一
書再書屢書而猶不足未嘗以收求不義一槩蒙之不如
是則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夷狄之不若矣

吳宣王重厚恭恪徐溫父子專政王未嘗有不平之意及疾
甚溫議立嗣或以君當自取為言溫正色曰妄言者斬乃以

王命迎丹楊公溥監國王殂溥即位

徐溫勢可以取國而不取若賢於迫奪者矣然父子專政使其主尸位不得有所施為雖隆以虛名而盜其實利卒成知誥之篡其愈幾希為溫者宜如何歸大柄於楊隆演殺生除拜不自己出示異國有君以訓于下不以軍國重務私諸異姓之子措江淮於平治俟中原有道舉而歸之十國之賢孰出溫右哉今名守臣節實用主柄乃董仲舒所謂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者其所經營適為他人積忠與智皆不足稱矣

蜀具屢勸晉稱帝將佐及藩鎮請者不已王許之張承業諫曰王何不先滅朱氏然後求唐後而立之今遽即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王曰此非余所願柰羣下意何承業慟哭曰誤老奴矣邑邑成疾不復起

蜀與吳勸晉王稱帝者欲分惡也將佐藩鎮勸進不已者望功賞也若張承業之策則子房孔明之餘意也葉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孔子雖答為政然學道進德莫不然矣光武為蕭王甫定河北是時更始猶在赤眉方強南有子嬰北有文伯隗囂在西劉永在東江湖海岱據土地盜名字者又以十數而議者不譏光武即位之早者誠以民心思漢而光武起自宗室功德兼茂故也或猶以謂未若盡蠶多難然後稱帝之為愈今晉王以夷狄賜姓通唐屬籍豈親宗室之比朱氏未滅偏霸大國周匝三垂存勗戰克攻取之才固為羣雄所服而輔世長民之德天下未聞也於是

焉而遽登尊極則欲速見小利是以其行不達而大事不成也張承業直不欲晉王爲此意在復唐社稷立其後裔此甚孟德所難而何望於存昂雖然承業其賢矣哉

初義武節度使王處直養子石都便佞多詐處直欲以爲嗣尊子郁無寵奔晉晉王克用妻以女及晉王存昂討張文禮處直恐鎮亡而定孤潛遣人語郁斯契丹犯塞以解鎮州之圍郁邀求爲嗣處直許之都恐乃勒兵劫處直并妻妾幽之西第殺其子孫并腹心將佐自爲留後晉王因以都代處直王者一頓一笑尚不苟發况建侯嗣國之重哉先晉王之婿雖王氏孽子然處直無如則繼之者非郁而誰且處直已許之爲嗣矣今養子都乃幽囚父母殺其子孫此與張文禮弑帥罪孰爲大存昂旣爲王鏐討賊於處直當加卹

焉今不赦文禮而許都襲位貴刑如此何以扶天下之爲父戒天下之爲子者父子君臣夫婦是謂三綱三綱軍政之本存昂自帝而賞王都軍政之本亡矣雖斬得之不旋踵而失之非不幸也

王郁說契丹取鎮州契丹悉衆而南王都求救於晉晉王救之王都迎謁於定州請以愛女妻王子繼岌遂大破契丹古之行師者或整堂堂之陣以伐之或出其不意以侵之或輕行以襲之或環合以圍之或接兵刃以戰之或用詭詐以敗之苟得勝則已不暇正其義此固霸者之事然施之亂臣賊子則聖人無貴焉晉王聽王都囚父取國旣失於前今因其出迎下令易定明父子之義討劫奪之罪執都殺之以郁爲帥則軍政脩明人心聳服契丹雖強將不

戰而自退矣晉王先助劉守光今又助王郜何有見於斬
張彥而無見於此耶凡此類皆制勝之大幾也接而不失
惟上智能之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七